

樸學齋筆記

一



嘉	吳
業	興
堂	劉
刊	氏

序

儒者之業多文爲富實事求是待用無遺一物不知君子所恥然而探賾索隱將以觀會通也博學詳說將以反說約也易言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而必先之以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無躐等之教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篤行爲歸羣經諸史百家衆說其必溯流窮源旁通曲暢者將以徵心得非以資談助是惟遙而式之於古訓近而求之於吾身又與並世之士切磋砥礪一藝之勗皆百朋之錫也一行之糾皆終身之師也余以駑下之材□□因循之質少不努力老大傷悲以此言學不可以訓數□年來所輯經史義訓

及師友緒言亦嘗竊附臆見俾有道之士勗吾以醇
焉茲更刪其繁蕪重爲編纂聊以訓子弟之嚮學且以
自警云爾道光十有六年丙申秋九月鎮洋盛大士

樸學齋筆記卷一

嘉業堂叢書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學人一生德業先自幼時植其根本而訓詁辭章皆其末也古人教子弟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使之一言一動循循然莫不有規矩觀曲禮少儀內則諸篇凡人子之事父母弟子之見先生長者其儀節之詳盡非過爲委曲繁重也舍是不足以束官骸而攝心志行之既熟則動容周旋罔不中禮不自知其深造乎道矣後人習尙通脫乃曰禮豈爲我輩設其爲害可勝道哉

漢京崇尙禮法如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閨門修整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功臣貴胄敦崇名

教先王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自魏正始之世名士風
流盛于雒下晉人因之崇飾華競祖述虛無指禮法爲
流俗目縱誕以清高而憲章弛廢名教頽毀矣晉書儒
林傳序謂其運極道消可爲長太息者此也考正始魏
少帝年號司馬氏專權之日其時朝臣皆司馬私人視
魏主如贅旒風俗之壞於斯已極其後晉沙門支遁以
清談著名時人謂其造微之功足參正始王敦見衛玠
謂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宋書羊元保二子太
祖賜名曰咸曰粲曰欲令其有林下正始餘風南齊書
袁粲言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其論及正始企仰景羨
不絕口者垂二百年東京風俗之掃地無餘者卽此正

始諸公階之厲也原其流弊父兄開其漸子弟效其尤
阮籍酣飲不拘禮教於是其子渾有父風兄子咸有叔
父風羊曼列兗州八伯之中稱爲輅伯於是其弟聃亦
列于四伯之中稱爲瑱伯史臣所謂通其旁徑必彫風
俗是以君子慎之

貌之不恭服之不衷史皆載于五行志而目之爲妖故
觀子弟者但見其服飾詭炫卽知其無可造就矣凡一
冠一履時樣粧束閱數年而一變則必擇其稍近乎古
者服之亦黜華崇實之一端也禮記儒行君子之學也
博其服也鄉此卽所謂儒服也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

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所謂貌之不恭也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曾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後生小子其可忽乎哉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聖王雖有傳譯之官曉達五方之語然而修其教不異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不獨人性之不易推移亦以方言之不可輕改隱然示人以敬恭桑梓之義焉操土音而嘉其不忘本效夷言而知其不善終春秋士大夫之議論豈其不幸言而中哉

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人到有道德時候一種和順之氣盎然流露雖戲謔亦見學問若少年卽愛戲謔便

是習于佻達詩所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者是也宋橫渠張子有云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謂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自知者至戲謔則有意爲之其害尤甚遂作東銘

見近思錄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程子謂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然訂頑砭愚四字實足令暴棄者見之悚然

人見名師益友須恭敬而溫文卽儕輩周旋一言一話須有詩書之氣若以嬉笑諧謔謂之圓通其有關於士習者不小彼王伾之吳語鄭繁之歇後雖身爲達官且

猶不可何況于士人乎何況于子弟乎

子弟要沈靜而溫柔性靜者可以爲學此明道程子之論也學者先須溫柔則可以進學此橫渠張子之論也浮躁者必無進境剛暴者易入下流夫浮躁剛暴固是氣質之偏然所貴乎學者爲其能變化氣質也天下無不可化之氣質然徒恃尋章摘句氣質何從轉移故必於尋常日用閒事事檢點問吾躬何故動輒得咎久而久之自有進境

學問之道無窮而其入門之始必先敬以持之虛以受之程子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朱子謂讀書要斂身正坐虛心涵泳謝顯道先生與伊川別一年伊川問

別後功夫謝曰只去得一箇矜字伊川爲之點頭明儒
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云無謂人唯唯遂以爲是我也無
謂人默默遂以爲服我也無謂人煦煦遂以爲愛我也
無謂人卑卑遂以爲恭我也惟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
人未必非便有長進更看得他人皆有可取自己只是
過多更有長進

無處非學無處非敬讀書固須斂身正坐卽作書亦不
可點畫潦草幼時嘗記先君子云凡人初學字時有人
索書者須錄聖賢格言極其端謹字雖未必佳而令閱
者見格言亦大有益也

作書須字畫端楷而近鄙別字尤所當戒近鄙者謂俗

體沿譌別字者此字誤作彼字也此處不審慎卽見其
心麤氣浮明道程子云某寫字時甚敬非求字好卽此
是學

聖人論學必使愚進於明柔進於強學者先屏除嗜欲
振作精神然後可以有爲尙書洪範言弱與凶短折同
爲六極之一蓋弱者雖倖不短折而尸居餘氣奄奄一
息同于冢中之枯骨生氣不存安望其能長進乎精神
之不能振作由于嗜欲之不能屏除也以此昂藏七尺
之軀虛生人世清夜自思直欲媿死

鄭康成注洪範愚懦不毅謂之弱此子路所以問強也
南方北方之強雖未進於君子之強而與昏弱者有別

故孔子皆以強許之

顧亭林先生曰知錄釋易損其疾使遄有喜云損不善而從善者莫尙乎剛莫貴乎速初九曰已事遄往六四曰使遄有喜四之所以能遄者賴初之剛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遄也至矣文王之勤日昃大禹之惜寸陰皆是道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爲政者玩歲而愒日則治不成爲學者日邁而月征則身將老矣

人知嗜學雖處甚不堪之境不能少有所挫折故荀子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士君子不

爲貧窮怠乎道

明邱文莊公曰人惟無逸所以終逸彼常逸者豈得逸哉造物者所以生生長長之化其機未嘗一息息也天之於我未嘗一息息我何苦自暴自棄而苟安怠惰以縱佚哉彼遊方之外者曰大塊息我以死蓋知此矣人苟未至結纓易簣之時皆非可息之境也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非但欲勤己以成德業天道如是而人理亦當然爾

見粵東名儒言行錄

凡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者莫良於典見王符潛夫論人生於孤苦之家有求讀幾句書識幾箇字而不可得者故讀書是人生最樂之事爲子弟者奈何不

自思也魏志注邴原別傳云原傳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童子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讀書者皆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

晉范平三子爽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見晉書儒林傳今其人不可得矣乃家有藏書而子孫不肖任其供賑望之一飽而不思展讀析薪而弗克負荷何以對乃祖乃父乎

父之於子也惟教之以讀書明理而已若求田間舍爲兒孫作馬牛此便是田舍翁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後漢鄭康成誡子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于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魏王昶誡子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唐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宋尙書右僕射劉摯爲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閒或謂君止一子不可少寬乎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此皆古人詒謀燕翼之道

孟子言父子之閒不責善此爲三代之時言之非爲後

世言之也學記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注云古之仕焉而已者歸教于閭里朝夕坐于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孔疏云百里之內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朝夕出入就教于塾白虎通云古之教民百里皆有師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爲里右師其次爲左師教里中子弟以道藝孝弟仁義也由是而升之於庠升之於序升之於學而又簡不肖以絀惡則不待爲父老之督責而易子以教者早嚴其董戒矣後世師之教弟不過在章句之末科名羔雁之資無復以立身持已孝弟仁義相爲諄勸者師道不尊師範不立師之視弟無異于朋友雖有蕩檢踰閑絕未嘗糾繩其闕